

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

传 说 论

〔日〕柳田国南 著

连湘 译 紫晨 校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北京

责任编辑 傅 信

传说论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frac{1}{2}$ 字数：13万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书号：10229·0268 定价：1.30元

目 录

关于柳田国男的《传说论》	张紫晨
柳田国男自序	1
一 传说的定义	1
“传说”是新的提法	
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	
传说的特殊性	
二 传说的形成	5
从前是怎么叫的	
说古，故事	
三 传说的特点	9
传说的要素	
继承方式的演变	
传说与昔话	
四 传说与昔话的区别（一）	13
斧潭与蟹滩	
弘法井与萝卜河	
宝巾的故事	
五 传说与昔话的区别（二）	18
水底机杼声	
线团的末端	
夜叉池的由来	
猴儿姑爷的故事	

	“青蛙公主”原也是神话	
六	传说与昔话的区别 (三)	26
	有所核心	
	叙述自由	
	传说与历史的关系	
七	传说的两极 (历史, 文学)	31
	传说和文学	
	容易相信	
	文献的说服力	
八	传说的修补	35
	第二次合理化	
	白鸟大明神 (白鸟大仙)	
	烧炭小五郎的故事	
九	传说的演变	40
	高仓宫旧址	
	历史化的过程	
	动机至为纯洁	
一〇	传说的可信程度	46
	魔木匠的故事	
	固有名词的威力	
	传说范围	
一一	传说的传播	51
	平家谷	
	传说是变的	
	村史为什么湮没无闻	
	女人的记忆力	
一二	传说与信仰	57
	对传说的留恋	
	使人们相争	

综合归纳、对照比较的必要性	
传说与因由的差别	
共同信仰的保证	
一三 传说的类型和痕迹	64
活着的传说	
古代人所能信的	
巫语与灵言	
幻觉也变更	
一四 关于托宣 (一)	71
请新神	
民俗学的方法	
本家和传说	
一五 关于托宣 (二)	77
专业神职的起源	
显祀的方式	
两种司祭职务	
巫女传代	
一六 关于托宣 (三)	83
神与神的配合	
王子神的信仰	
改造传说的机会	
一七 关于托宣 (四)	88
类同与合流	
神语解说人	
巫女的语言	
泉涌般的信仰	
固定的程式	
说谭的类型	
一八 海岛 (孤岛) 上的传说 (一)	95

释义的发展	
海岛和《保元物语》	
空想的限度	
知识不足精确	
一九 海岛（孤岛）上的传说（二）	101
冲绳各岛上的为朝	
文献依据	
祝女的唱词	
岛上传说的价值	
平家武士在各个岛屿上	
二〇 传说的流动（一）	109
女性游方	
两种历史化	
被鹭叼走的婴儿	
名叫阿满的女子	
二一 传说的流动（二）	115
女巫的类型	
卖唱的女巫	
本地的产物	
全国共同的传说	
二二 传说的流动（三）	122
白米城	
信仰是传说的力量	
各地的员外、财主故事	
文学的起源	
二三 日本的传说源远流长（一）	128
传说的种子	
两个流派的传承	
借窃听的手法	

随着信仰变迁

二四	日本的传说源远流长（二）	135
----	--------------------	-----

“敬传说而远之”主义

比历史更古老

传说的数目与种类

接枝与基干

繁华似锦

译后记	连湘
-----------	----

附录	林一白
----------	-----

一 传 说 的 定 义

“传说”（ひてせつ）作为日语里的一个单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被广泛运用，是从近年才开始的。

现在被我们称做“传说”的、口头传承下来的故事，不用说，早已有之，可以溯源到很早的年代。有些文人学士，有时也用“传说”这个词。但其所指，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传说”，在意思上是不完全一致的。

四十年前，在关于这个问题讨论得正热烈的时候，有高木敏雄及其友人等在与德文(Zahge)法文(Lejènt)相近的意义上首先使用了“传说”这个词，并迅速传遍全国，成为群众的口语。高木氏的著述，大部分被收在《日本神话传说研究》中，他还应东京《朝日新闻》之聘，审阅过当时从全国搜集来的传说，后来将它整理成册出版。这本传说集不仅引起了广大读者对传说的兴趣，普及了传说，还起到了把“传说”的含义划定范围的作用。对此，我是最早的见证人。

但是，它所划定的范围，和我们所认为的还有某些不同，只是社会上对这词义的异同并不很关心，也还没有引起对它的深入的探究。因而，在人们的口头上只留下“传说”这么个词，经常说起，可是含义却不清楚。

传说，原本是汉语词汇。在中国，似乎很多人望文生义，把它当做“传”与“说”的两个相关联的动词理解着。常见到有把“故事”这么个词和我们所说的“传说”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着

的情形。在日本也有一些会汉文的人，由于有阅读能力，不大重视从口头吸取语言，他们认为凡是口头传诵着的东西，都是传说，都可以包括在传说之内。显然这是倾向于广义的解释。最后的结果，只好服从多数，求得统一。现在不免还要有些争议。

以我们所从事的学科为例，此项定名，可能要落到“日本民俗学”上。在这之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有人主张称作“民间传承的研究”，多数则模仿西方，称作“Folklore”。还有一些人觉得不用三个字组成，就不象一门学问，因而把它称做“俚俗学”。读Hant Lant的《宗教和咒术》的国译本，发现其中有多处出现“传说学”的字样，不禁生疑。查对原书才知道，原是译者对“Folklore”做的译名。十分显然，这里所说的“传说学”，决不仅仅是限于研究“传说”的学问。当时，颇有一些人认为：只要是流传于本国的东西，包括传统习惯以及思想方法等，一律可以叫做传说。所以在 大正（1910—1925——译注）中期出版的杂志中，有叫《土俗与传说》的，还有《旅行与传说》，也连续出版了十多年，所收内容的范围虽不算广，但却把古代流传下来的昔话、谚语、歌谣、说话等等都包括在内，一揽子兜了。它多少反映出对传说范围的理解，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传说，原来也是首先由这些刊物介绍的。所以出现含义不清，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为此，倘不首先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明确起来，也就无法将传说的研究进行下去。根据这些客观现实进行考查，在当前的日本，传说这个词，既有人用于广义，也有人用于狭义。广义，指的是把所有古来的传承，自然包括人们记忆流传在口上的说谈，以及较为奇特的信仰或习俗，只要问起就能得到某种说明的，都看做是传说。狭义，是只认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仅限于我国发展起来，分布各地，广泛流传的有情节的故事才叫传说。这两种解释，似

乎不会长久共存下去。尽管它们之间界限不甚明显，但看来，有逐渐统一于后者的倾向。而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也正是这个狭义上的“传说”。

有不少人，把应属于民俗学（民族风俗学）研究范围以内的所有现存资料，统称为“传承”，我们把这个“传承”，又大致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能够观察，通过形体来认识的，称为“有形文化”，或“行为传承”。这两个名称，都挺蹩脚，迟早是要再给它取个好名。但总之，其中不包括传说在内，是很明显的。第二类是专靠耳朵听的，即不通本国语言的外国人无从得见，也不能采集的，称为“语言艺术”或者“口头传承”。除语言表达而外，它无其它形迹，既不能作画，也不能照相，只靠口传心授，所以也称为“内里传承”。第三类是“信仰传承”，或叫做“民俗信仰”。这一类，是把“信仰”的意思放宽，但还有许多如观念、爱好、乐趣以及选择等不能包括。这一类，需按其内容进一步加以整理，并做出适当的命名。

那么，传说属于哪一类更合适呢？因为传说存在着如果没人讲，就无法听到这个特点，所以人们通常把它列为第二类，即口头传承。但仔细考究，讲述传说的语言，本无固定程式，听的人也并没有非照原样再去传述不可的念头，拉长或缩短的情形是不少的。不过，故事的关键部分，只要无意篡改，都保持着原貌。根据这些特点来看，也可以把传说放在第三类。

但是，有些内容相近的故事，也多传入属于语言艺术的谚语中，或者成为歌谣传言等，不便于区分。所以我认为，莫如把传说置于上述分类的二、三类中间，使之起到桥梁、沟通的作用，以利研究工作。

目前，在日语中，把所有民间传承，统称为“传说”（こてセツ），已不那么盛行。尽管如此，弄清传说的概念，对我们的

研究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狭义的传说，还是有它特殊的地位。

在日本民俗学已经兴盛起来的今天，探讨传说的人还很少，相反地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以为“传说嘛，传传说说而已”的人却不少，这是很遗憾的。

二 传 说 的 形 成

近代教育的美中不足在于把古来就有的东西，随便取些新名，使人摸不清楚前后的连接与交替关系。而传说也正属于这样的一例。且不追究用词的新与旧，能象日本人这样重视传说，而且好坏都受其影响的民族，是很稀有的。国家虽然古老，如果政治动荡、政局总是不稳时，尽管人们本身对传说所抱的态度如故，传说的内容还是要起变化的。就是说国家机关的统治政策变了，传说等等也不能不变。在日本，当然也不能断言传说都保留着上古的原貌，一点儿也不变化。国民的智能越发达，经验越丰富，传说也就会象参天的大树，甩去身上的枯枝败叶而挺身高拔，摒弃一些已失去作用的东西生长着。然而在日本，有一点，就是很少受到外来的强迫性的压力，因此似乎变化很小，没有达到非改变原貌不可的程度。无论在哪一个朝代，保留着的和演变着的界限，不仅没有明显的痕迹，相反地多数时候两者倒是统一的。尽管如此，从这当中还是能够找出已流传了很久的和将继续流传下去的那种传说。下面我们将继续讲到这些传说，但出乎意料之外，它们多数保持着旧有的原貌。古来的模样，消失得并不多。即便是有所演变，也可看出其变化既是古风式的，又保留着古代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一些传说，并沉浸在他们之中。而越是在这种时候，人们却越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受了“传说”的影响。或许这也是过渡时期所特有的征兆吧，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决不应该长久地对问题漠

不关心，以致忽略了民族的历史和悠久的历史而不顾。

我们说“传说”是个新词，但其存在却由来已久了。这就引起了人们“从前又管这叫什么来着？”的疑问，如果趁着现在这时候，请各地的人们都来说，总还能够摸到一点轮廓。其中，最容易听懂，也较文雅和普遍的说法，就是“言传”^①，顾名思义，一目了然。这两个字包括的内容，比传说要广。只要不书写存底的，诸如医药的秘方，干活的口诀，凡是口传心授的东西，都可纳入其中。单词在任何时候，其含义最初总是广的，只是根据日后的需要和习惯，而逐渐缩小范围。举例说，萱、楸原来都是草、实的泛指词，后来才变为专指某一种草，某一种果的名词。

在为数不多的口头传承品目中，其余的都已经有了“谜语”、“古谈”等新的名称，而抛去这些，剩下的，也就是“传说”了。因此，我们即或使用“言传”一词，也决不会引起更多的误会。当初，人们所以偏要另创一个“传说”的叫法，其本意也并不是为了表示它们之间还做些什么细微的不同。不过是标新立异，以惊视听，找了两个汉字而已。

上述“言传”一词，似乎古来通用着，除此之外，还有“语（谈）传”^②一词，也有人用；而在文献上还可见到“以语相继，以言相传”并列的排句。语（谈），本来是指正经、庄重的讲话。从此可以推断，传说在当时，是决不允许以平常的口吻，随便就讲给人听的，比现在要严肃得多。东北地区的方言中有句“傻聊吧”意思与“说吧”“讲呗”差不多。在有些地方，则专把诈骗钱财，叫做“语”的例子很多。无疑，这是从讹字逐渐演变的。沿袭下来到今天，只要是“说谈”（评书之类，有固定的段子，原文：语物^③），从内容叙述的方式，到描写使用的语言，就都有一定的套路。古代的“说事”（原文语事^④，述说

的东西之意)较此范围为广。其中,无疑包括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传说的内容。但究竟能占到多大的比例,尚有待于详细考察,一时还不能作出结论。此外,还有一种叫做“古事”的,看来是专门讲述与历史有关的题材。这一名词,在现代日语中已消亡了。不过还有一少部分老学究,常用“故事”二字,沿称着上述的“古事”。当然,这里的“故事”专指往事而言,与中文的“故事”含义不同,所指范围是狭窄得多了。

如果把传说一词,硬用日本式的语言来讲,可能最恰当的,是所谓“说道”(典故之意,如“颇有说道”意似“很有来由”)。这个词的起源,比一般所认为的(年代)要古老得多。曾经尊者讳、至贵至尊者的名字是不准直接称呼的,象大和地方“磐余(lware)”这地名,就很可能从“言(lu)”动词的被动态演变的,而其含意为“莫遗忘”,看来是要人们永久怀念的。这种情形与冲绳的“闻得大君”、“阿母为知”等对神官的称呼,具有一脉相通的特征^⑤。

只是在近三百年来这段时间里,人们对这些事很淡漠了。追究其因,不外乎是有些多嘴之人,开口“说道”,闭口“言传”,弄得人们不再爱听;当然,更有一些人借口“说道”尽提出些只与个人有利的主张,从而伤了众人的心意。老东京(江户)人喜欢插科打诨,常以“走,听说道去!”来把比较严肃的传说,爱和别的杂谈鱼目混珠,搅在一起。还有些上了年岁的人,总想宣扬这样那样的说道,别人以为怪癖。这些,都使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市俗化了。所以,要想把传说恢复到古代较严肃的原样,也很不容易。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应该不受这些节外生枝的干扰把这项研究工作重新拾起来,认真做下去。不论字面上如何,听起来怎样,应着新的时代,“传说”这一新的词汇还是应该采用的。对不懂什么是传说的人,我们解释说,就是从前叫过“言

传”“说道”的那东西。其实，任何名称都有个局限，同样都可以引起误解。我们认为，只可以通过辛勤的劳动，把材料整理出来，从而指明传说的要点。这是很重要的。

-
- ① 言传 原文“言ハ傳元”，说传下去，或说传下来的东西之意。
- ② 语传 原文“語ノ傳元”，意同上。只是“言”有随便叙述，“语”有沿着一定套路讲述之别。
- ③ 语物 原文“語ノ物”，意为叙述的东西，当指有一定情节的故事，传说等。这里所强调的是“语”，即叙述形式，用以同歌唱形式区别。
- ④ 语事 原文“語ノ事”，当指所讲的东西内容；泛指故事。
- ⑤ 近世（德川幕府统治的大约300年史称江户时代，日本人称做近世——译注）的冲绳人写“闻得大君”四个汉字，读音“Qifujiin”（——从汉语拼音字母，发音似“七飞金”——译注）指的是仕奉神明最高职位的女官，在很多方面都与古代的斋官相近。看来是由“远近闻名”，“颇具声望”之意转来的命名。在这最高职务的女官统辖之下，另有也是高职位的祝女，称为“阿母为知”者。阿母是“夫人”、“主妇”之意，“为知”当指“为人们所熟知的”。官古岛上土官，被当地居民称做“丰儿亲”无疑也是从“赞礼”（toyomu）一词演变的。“亲”是当地民众对“父母官”的尊称。同样的情况，在日本内地虽不多见，但大和地方的“磐余”可能正是那为数不多的一例。

三 传 说 的 特 点

传说的要点，在于有人相信。另一个无可争辩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演进，相信它的人就越来越少。在古代，讲述传说的方式，即向听众叙说时采用的语言、技巧，有着一定的格局，同叙述历史的方式非常相似，都受着制约，但看来也不是迄今一直一成不变的。

首先，历史事实部分，陆续被人们记载，入册，成为正史，虽难免混进一些传说，毕竟也不多。另一方面，传说却长期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传授上，不可避免地慢慢起着变化。文字的记录，是当时情况真实的写照，一经成书，便既不能添，也不能减，但口头传诵则永远地不管什么时候都表现出成长变化的状态。文册，虽有被撕扯、虫蛀、日益难以辨认等不可抗御的缺点，但除了这个却很少受到后来的影响。传说则不然，它象草木一样，根子在古代，却繁茂滋长，有时枝丫枯竭，或又扭偏了。又象海滩渚水，既有沉沙，又有潮涨潮落。仔细地观察时，从这当中可以窥见时间的进展给予人类社会巨大变革的某些痕迹。总之，这就是我们不应把传说同正史混同起来的理由，同时，又必须从史料价值方面，对传说给以高度的评价。

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对于传说的演变过程，做一个较为具体的考察。其中，至于讲述传说的方式，不必详考，谁都知道它今昔是存在差别的。譬如说吧，现代的人都处于繁忙之中。即使在当地流传着著名的珍贵传说，车站的导游牌上也不过是简单地

记着一行文字，以应门面。姑且不说旅游者听过以后再向别人转做介绍时又将略去多少内容；就连当地的男女乡亲，也总是先把故事的始末叙述完毕，而后应着提问，做些补充。偶尔赶上修订《乡土志》或出版其它书籍的机会，也是尽量求得年代、人名等准确无误，但对传说内容，则顾及不周。常常只写着“据传说尚有如斯事实”一笔带过不加详述，失之简略。因此，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更不用说是感受。然而，倘有现存的宫殿、楼阁等等遗迹，或祖传的陈谈旧事，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传说也有来龙去脉，内容丰富了，人们的态度也不那么冷淡了，甚至，还会有人出来解释它的来历，添加上“您说不能全信吧，但也不能不信，”如何如何等等。在古代，除非是钦差大臣、巡按使，或起码够上××大老爷等级的人出访，在路上停下来做小憩的时候，作为汇报向他们特地讲述；一般是没有人站在道旁谈论传说的。从民风上，比较重视，但讲述的机会，却并不多。现在，社会进展了，交通发达了，人的来往频繁了，传说也逐渐变得粗略简单了。但在各家各户，仍存在着由老人们讲传给年轻人的一脉相承的较为详尽的故事内容。

作为外界人，今天已经不大容易弄清楚过去祭神和宗室祠堂里举行的那些祭祖的仪式了。不过，就在这样一年几度有数的集会席上，是有过连夜叙谈传说的习惯的。首次参加的人，洗耳恭听；多次到过会的人，也能够温故而加强记忆。从前，讲述传说时使用的语言，是比较庄重的。从内容上，可能也是优先安排了传说的宣讲。但无论如何不能从夜晚讲到天明，没有那么多可说的。若想凑足时间，就得借助于别的。于是许多的杂谈，也就夹杂充填进来。到了近代，这一切的讲述方式不再有区别，而且宣宾夺主，人们对后来的奇闻兴趣更浓，大大超过了对传说的欣赏。在谚语中也有：“说谭当推三更半夜”的提法。可见不属于